

『领袖』们 中国特型演员生活纪实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「领袖」们

向中国
兵
许正中
中国特型演员生活纪实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225 / 539

“领袖们”——中国特型演员生活纪实

作 者： 向 兵 许正中

责任编辑： 黄小初

出版发行： 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 沐阳县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1 插页 2

字数： 190,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4000 册

标准书号： ISBN 7—5399—0465—8/I·444

定 价： 6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1. 滇池边走来的“毛泽东”

古月闹着要参军，原是为了找姐姐——瞧那古月，哪像个革命军人——“我是男的，不信你们瞧”——“公刘、白桦，我不服”——“我不去北京，我不演毛泽东”——让毛主席转过脸来——八一厂，古月坐了冷板凳——“古月，真可惜了你这张脸”——为较劲，古月和王铁成、刘怀正干上了——“毛主席的光辉都折我这儿来了”

76. 流浪的“国家主席”

小厂长为国家主席平反摘帽——大江南北追踪“国家主席”——谁演刘少奇，王光美不表态——“样板戏团”里轰走了郭法曾——江青开恩，郭法曾发配

广西——不甘寂寞，郭法曾成了流浪艺人——“刘少奇”救了广电部长的驾——《周恩来》删去了刘少奇的戏——猪场·故居·纪念馆——王光美说：“法曾能喝，拿酒来！”

107. 大玩主王铁成

“说到底，咱王铁成还是戏子一个”——“曹雪芹，咱王铁成有心和他一比”——“起哄骂街逗蛐蛐，咱哪样不会”——“电影学院不要咱，嫌咱是豆汁儿热汤面”——“不让演戏，咱和华国锋战友养鱼去”——“红卫兵来抄家，咱用毛主席诗词对付”——“演了周总理还打架，咱让派出所扣了”——邓颖超说，“王铁成可以演别的角色”——“咱为啥去香港定居，伤了心呀”——“拍《火龙》，咱和李翰祥较劲斗法”——“拍《周恩来》，咱也罢演过”——“拍《外交官周恩来》，再瞧咱王铁成的”

174. “邓小平”的承包人

阴差阳错，“邓小平”找上了卢奇——化妆师直摇头：他太像孙中山了——王震沈阳拍板，就是他了——玩牌

抽烟也是基本功——邓榕问爸爸：你过去是不是常打败仗？——“偷”木料，卢奇长不上工资——卢奇打架使了匕首——小平家人向卢奇致谢——“邓小平”为“蒋经国”鸣不平。

210. “陈老总”不承认自己是“特型”

不满十岁，刘锡田便做了一回“小偷”——当官的卡户口，也没治住刘锡田要跳槽——“座山雕面前抓老鼠，咱也吃上了艺术饭”——别人爱苗条，刘锡田却要横着长——“咱差一点和石富宽、侯跃文说相声去了”——妻子慧眼识英雄，刘锡田演上了陈老总——江西宁都，刘锡田找着了陈毅另一位夫人——“文革”欠下一段情，刘锡田斗过陈老总——真假“父与子”，刘锡田和陈昊苏

239. 老实人马绍信

黑土地上出“胡子”，也出老实疙瘩——《大决战》挑演员，马绍信摊上个国民党军官——为演林彪，马绍信想过贿赂导演——成于军事败于政治的林彪——林豆豆说：“你像我的堂兄”——好话说尽，导演对马绍信变了脸——心力

交痒，马绍信蹲在大街上睡着了——八一，马绍信媳妇痛说恋爱史——上边发话了，“林彪”要换人——打擂归来，马绍信一身轻松重上阵——重归黑土地，马绍信依然“原装货”

291. 从平民到“总统”

母亲指望儿子也能娶三个老婆——新政权治住了“小霸王”孙飞虎——妙龄少女爱上了“孙老师”——“‘委员长’找到了，他在贵州”——成荫说，《金陵春梦》不能看——邓小平称赞“蒋介石”演得生动——“蒋介石”比“毛泽东”幸运——蒋经国笑谈《西安事变》——蒋介石并非满口“娘希匹”——“我们全靠‘蒋介石’发奖金”——溪口人感谢蒋介石——“委员长”改行整治摄制组

滇池边走来的“毛泽东”

偌大的中国，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古月的。

古月是谁？

一个从没演过戏现在仍然不会做戏的国家一级演员，一个中国当代影视圈牛气最足、谱儿最大，连党的高级领导人见了都要恭敬三分的主儿。

古月有如此造化，全因了他长得酷似毛泽东。

像古月这样和毛泽东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，全中国怕是再也挑不出第二个：一米八的个头，大脸膛，宽额头，一对很有精神的大眼睛，还有那宽宽的双眼皮。不用化妆，也活脱脱一个毛泽东的再版。

更令人称奇叫绝的是，年轻时像，老了也像，而且越长越像，越来越可乱真。

有时，古月自己临镜顾盼，志满意得之外，也不免感到惊讶，怎么上了年纪，连下巴也越来越像主席了？
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
▲邯鄲来信：“我们都是贺子珍生的”

1992年6月，三部《大决战》红红火火地全部拍完公映，解放军总政治部隆重召开庆功大会，表彰主创人员。主席台上总政负责人宣布，“授予在《大决战》中成功扮演毛泽东形象的胡诗学二等功。”台下走来一魁梧的军人上台接过胡诗学的奖章，举起来转身面对观众。这时人们看清了，这人就是古月。

古月不姓古，姓胡。古月是艺名，那是出了名以后改的，目的也是为了更出名，因为好记。

这是古月的媳妇、小他十二岁的桂萍的主意，古月当然得听她的。说出去也没什么可难为情的，现在的男人谁不接受双重领导：在单位听党的，回家听老婆的。没有前者，国不能稳，没有后者，家不能定，两者都有了，才叫做国家稳定嘛！

但细究起来，古月是否姓胡也值得怀疑。因为他和长他六岁的姐姐打记事起就不知父母姓甚名谁。他的胡诗学的名字和姐姐胡敏的名字，都是孤儿院花名册上写着的。

胡敏现在所能回忆起的，只是姐弟俩在桂林街头流浪，听人说起的一些零星往事：他们全家祖籍汉口，抗战期间，姐弟俩随父母一同流落到广西。一天，日本飞机狂轰滥炸，父亲被当场炸断一条腿，因无钱医治，得败血症而死。后来，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，他们姐弟俩又和母亲走散，成了孤儿。

在中国，每个人的一生中总要填无数次表格，就像仓库里的各种物品要登记造册一样。每次填表，古月都犯难。家庭出身前些年是多重要的一件事，弄不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。要是按他姐姐的说法填，倒挺有利，板板的苦大仇深，可万一被人查出不实岂不偷鸡不成？不按他姐姐的说法填，他自己又确实对身世一无所知，总不能编造一段历史欺骗组织呀。

他干脆见表就躲。

但总不填表毕竟不行。后来，在部队入党的时候，倒是组织上主动出面帮他寻了一次根。派出了三、五个人，先武汉后桂林，明察暗访了一通，结果也是云里雾里越搅越浑。

古月不答应，查不清是你们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在他的再三请求下，最后总算以组织名义给做了一个结论：“家庭出身，暂定职员，以后查出与此不符，由组织负责。”

职员算不上一个响当当的出身，不仅有大小之分，还有革命和不革命、进步与不进步之分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中性成分。

虽不满意，古月也只好认了，你自己拿不出证据来，怪谁！好在再查出什么也与自己无关，他也就渐渐放了心。

以后大凡填表，他一概照葫芦画瓢，一字不拉地抄袭组织结论，所以再无人质疑了。

但自打演了毛泽东，而且还演出了点名气，他的身世

又被当成了问题。

开始是湖南省党史研究部门找他：“毛主席丢过很多孩子。……”

古月赶紧否认：“我是武汉生的，和主席没关系。”

来人一听，眼睛亮了，毛主席在武汉就丢过孩子呀，算起来，今天也就你这样年龄。

回到北京，邯郸某人的一封来信更不由你不信：“……我和你都是贺子珍生的，我们还有一个姐姐，大我们五、六岁，小名叫娇娇。我想你一定能记得。

“最了解这段历史的是黄镇。邓小平、康克清也是清楚的。我现已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信，寄去了我手头大量的证明材料……”

接下来是证据一二三。

来信就差和古月称兄道弟了。

但不能说没有道理，胡敏小名就叫娇娇，胡敏这名字是参军到部队才改的，这是外人不知的秘密。

古月从外地拍片回京，邯郸来人已到家里找过好几趟了。桂萍说：“我看了人家送来的一大堆证明材料，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好歹你也得抽时间和你弟弟见上一回，不能因为咱爸去世了，有人还要对他老人家三七开咱自家人就不认自家人了。”

这下古月也给闹糊涂了。

莫非我真是毛主席的儿子？

古月闹着要参军，原来是为了找姐姐

古月的童年没有母亲。

但他不乏母爱。给他幼小稚嫩的心灵播撒下人间脉脉温情的，是他的姐姐。

当年古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乞讨在桂林的大街小巷时，胡敏也才只有九岁。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懂事的年龄，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小胡敏打小便十分懂得爱护弟弟。

长姐如母！难怪声名显赫的古月今天谈起姐姐来，八尺高的汉子也情不自禁地眼圈发红。

去年《大决战·淮海战役》在合肥首映，古月下台后第一件事，便是看望在这里定居二十八年的姐姐。姐弟重逢，回首如烟往事，感叹似水流年，确是狠催了古月一回“领袖”泪。

当年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在桂林开办过一家“第一育幼院”，是个孤儿院。古月姐弟俩就被收留在这“第一育幼院”里。

孤儿院分大班、小班。有牧师，有修女，是一所教会性质的慈善机构，应该是个充满爱心的地方。

其实不然，这里院规极严，惩戒也极狠。古月性子倔，因而常常受到格外的“关照”。

院内的生活单调枯燥，这对生性好动的孩子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折磨。

厚厚的院墙毕竟封锁不住向往外面世界的童心。夏天，空气炎热得仿佛擦根火柴就能呼呼地点着，小古月终于忍不住偷偷跑到院外游泳去了。他玩够了从河里爬上来，又躺到太阳底下曝晒一阵，除去身上的水迹，自信万无一失，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回返。

院里凶神恶煞的嬷嬷早已等着他了。

“干什么去了?! 说!”

古月两只大眼直愣愣地瞪着对方，一言不发。

“反了你这犟种!”嬷嬷一把抓过他的小胳膊，狠狠地刨了几下，小胳膊上立时现出几条刚下过水的白道道。

嬷嬷顺手操起一把两寸宽、三尺长的戒尺，噼里叭啦就把古月打进院子中央，“去，跪下，伸出手来。”她指着碎瓦片堆，就势一搯。

古月一跪上去，血，立刻从他的膝盖处流了出来。

人越围越多，嬷嬷举起戒尺，狠命地抽打古月战战兢兢伸出的掌心。他每缩一次，嬷嬷便劈头盖脸地猛打一通。

胡敏受不了啦，她从人群中跑了进来，哭着为弟弟求情，被嬷嬷边抽边骂地打了回去。嬷嬷打累了，留下古月在毒辣辣的太阳下晒着，走了。

等身边只剩下胡敏一个人时，古月忍不住小嘴一咧，伤心地哭了出来。胡敏鼻子一酸，没有父母的种种苦处，

全打心里涌了出来。

她哭着跑过去抱住弟弟，和弟弟跪在一起。

正午的太阳火烧火燎地烤着，姐弟俩不一会都晕倒了。

古月十岁的时候，正是 1949 年解放前夕。

桂林城一片混乱。慈善的孤儿院在大门口贴出了大布告，布告上的话绕着弯子告诉人：这里的孩子要脱手了，没儿没女的都可以来领养。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古月问姐姐。

“晚上睡觉警醒点，别跟生人走。”胡敏只能这样告诫弟弟，她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女孩子，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岁月，又能有什么能力保护自己和弟弟呢！

但赖着不走肯定不行。

在像牲口一样被买主一阵横挑鼻子竖挑眼之后，古月被一个有三房姨太太的国民党军官收养了。说的也挺好，家里满院金花银花独缺个带把儿的，想过继个儿子续香火、立门户，将来培养当空军。

古月动心了，当空军多威武！真有这一天，姐姐将来也不用愁了。

但，过了不久，古月便明白了他的不可逆转的地位，充其量不过是个倒痰盂的小佣人。

这家老爷子果然“痰”吐不凡，喉咙里就像他的烟枪一样，老是咕嘟嘟地响，几乎每次说话都是以吐痰吐得喘

不过气来做开场白和结束语的。

古月不嫌。他想，只要能把姐姐接来就行。可人家说了，养你这么个吃闲饭的，已经算仁慈了，还想带姐姐来，没门儿！

古月断了幻想。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他瞅准机会，溜回了孤儿院。

没过多久，古月又被送给一个无儿无女的民间艺人，此人有一手绝活，就是手脚并用，双管齐下，无论作画写字，均挥洒自如。

如果在今天，他一定也属于《综艺大观》、《春节联欢晚会》中时不时露面的主儿，让几个拿着话筒插科打诨逗乐串场的主持人满台追着你叫老师。

古月也想学这绝活，但有一条，这位民间艺术家同样不收留好姐姐。因而古月也就只好忍痛割艺，放弃了此生第一次可能成名的机会。好在那年头还没有电视，也没有走穴拉赞助做广告之类卖脸皮捞钱的事，所以损失不大。

▲ 冯牧把古月抱上了马

听说共产党要来了，古月怕得要命。

那时光，桂林全城紧急疏散，孤儿院弄条破船把那些剩下的“无主货”统统拉到南宁一所同样破旧的庙里。

没过多久，南宁不宁，也沸沸扬扬地有了“土匪”要进城的传说，各家各户都用洋灰、砖块砌死通道，封了门。

晚上打了一夜炮，早晨起来一看，国民党的兵全跑了，满街是钢盔、破枪和部队番号，七零八落，到处都是。

新进城戒严的便是解放军，古月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支部队。他和别的孩子一样，都远远地躲着，瞅着。

驻在附近的是昆明军区前身四兵团的文工团，以后又来了十三军的文工团。闲时，他们又是提琴，又是二胡地吹拉弹唱，引得好奇的孩子渐渐没了戒心，都上前凑热闹。

没多久，孩子们便和这些当兵的混熟了，不怕他们了。其实，眼前这些兵们，看上去真没什么好让人怕的。你瞧他们那一身衣服，西装、长袍马褂、补丁擦补丁的百衲衣，穿什么的都有。看年龄，四五十岁的有，十四五岁的也有，要不是他们头上都戴顶一色的黄帽子，说是马戏班子也有人信。

可孩子们不看这些，只觉着当这种兵也不错，有吃有喝还挺好玩的。孤儿院的孩子便都要报名参军，部队挑了几个年龄大点的收下了，胡敏也在其中。

古月也献过一阵殷勤，开会帮人家搬搬凳子，烧水时蹲边上给人吹吹火什么的，但人家不领情，死活不要：“我们还要向云南进军，你走不动路，还得找人抱你背你，再说，打起仗来，谁有工夫给你擦鼻涕呀？”

部队出发，丢下了这几个小不点的孤儿。

“等胜利了再来接我们，说得好听，鬼才信。”几个孩子不依不饶，部队出发，他们就跟着，部队宿营开饭，他们就在边边上有滋有味地吮小拇指，两眼直勾勾地看，不信你无动于衷。

后来成为著名文艺大家的冯牧，当时任十三军文化科长。他行军路过此地，看见一直跟在部队屁股后边的这几个孩子。

他摸着古月的头，训斥道：“部队要行军打仗，你们总跟着怎么行？”。

古月蓄谋已久的眼泪恰到好处地流了出来，“我姐姐就在前面，丢下我怎么办？”说完一边偷眼觑人，一边夸张地嚷开了：“我不和姐姐分开，不和姐姐分开！……”一声比一声富有感染力。

冯牧听了，直以为自己是黄世仁在逼喜儿，他没辙了，心一软，把古月抱上了马。然后转身命令：“把他们全收下。”

算起来，这是古月一生中最得意最成功的一次表演。没有人提示，完全根据角色需要，自己把握表演火候，一哭一叫都正落在点儿上。可见表演并不是难事！

古月后来扮演毛泽东时，几经周折终于能找到点自信，多少得力于小时的此次成功。

“我是男的，不信你们瞧！”

古月赤着一只脚，另一只脚拖了只破鞋，就这样踢里踏拉地朝着新生活上路了。

每天天蒙蒙亮，他就偷偷起床，跟着打前站的先头部